



日前,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对外发布《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连续13年的快速增长后,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到2015年的9.9%。发言人强调,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首次创纪录地超过了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总额度,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

2002年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如今,中国对外投资量跃居全球第二,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领先于日本(1286.5亿美元)。外电评论:“中国资本输出走到历史转折”。就此,笔者有点遐想。

“资本输出”原是传统理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如今看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各国间流动是国际市场经济的常态。社会主义从“引进外资”走到“资本输出”了。开放

之初,“引进外资”也敏感而有顾虑。事实上,走上现代化征程的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就是“资本”。实践证明,外国资本进入,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收益是明显的。当然,外国资本也因对中国投资而获利。

“引进外资”,某种意义上是“借外债发展”。观念上已经进步了。控制“债务余额”在警戒线之内,利用好外资,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本领。而外国老板是否向中国投资,反映了别

人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估量和选择。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是美国。而向国外投资,须有自身资本积累的实力,目前,对外投资最多的还是美国。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近十余年,一方面,作为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是“FDI”(外国直接投资),中国近些年处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说明别人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尽管中国转型发展,劳动密集型 enterprise 有所减少,但向中国的“FDI”,势头并未减弱。

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年增

幅持续在30%以上,也就是,“我们向外国的FDI”势头也上来了。中国资本输出额占据世界第二,可喜可贺。文学作品常表现着中国的变化。我曾看过《温州一家人》和《温州两家人》电视剧,《一家人》表现善赚钱、有经营头脑的温州商人投资开发陕西石油矿的故事,而《两家人》讲的是温州老板对外国投资和兼并的曲折经历。看来后者资本集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是的,我们国际交往中奉行的是“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理念和原则,

向外作资本输出,以及向外作工程项目合作的过程,让各国朋友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其实,“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事儿,每每发生在平民百姓身边。过去,有外国朋友来到我们城市,大家很欣喜;现在,手机“微信朋友圈”,时时有人晒出他(她)们在世界各地游览的欢快照片。中国去年出境游人次达1.2亿,世界第一。世界这么精彩、多元,中国人也去看看噢。(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相爱相杀

叶开



人与人之间,有一类特殊的关系,是“相爱相杀”。这种结构用在美学上,是互为助长的特殊模式,同时也互为毁灭。

用在哲学上,是阴阳圆融,也可能导致阴阳失调。世间万物,圆融则和好,失调则枯焦。

用在文学上,是爱到深处人孤独,两个人物高峰对峙,两相耸立,但永远无法真正地在一起。文学有例子可援引,《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刘备,《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和周芷若。

抑则扬,过则收。众人熙熙,我独闷闷。

不过,人世复杂,多在泥水中,哪里看得清?典型的“相爱相杀”爱情,通常无法走到最后。

现在讲一个真实故事:一对大学同学恋人。男孩性忍而凶,好勇斗狠,打架斗殴,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他什么也不怕,连辅导员都不敢公开批评他,偏深爱着某女同学,最终牵手,在校园里是鲜明的一对。

但两人性格差异太大,婚姻如同一个破败锅炉,动辄就要过压爆炸。

乘开放之东风,男孩顺势而起,在生意场上顺风顺水,后结社而为,称霸一方,一度是S城人人闻名的狠角色。得风气之先,他开的大型酒吧,是那个时代的深度记忆。有狂放派,有隐忍派,有爆炸派,有和风细雨派,在酒吧里,酝酿了多少风花雪月和火并恶斗。最后,因为出了人命案件,市领导亲自出马,调几百特警查封了酒吧。而男孩仍能从罗网中脱身,转到N市,继续叱咤风云。

女孩生性骄纵,性子急躁,兼着不讲理和超嫉妒,一着急就砸锅扫铲,动刀动枪。到了他们最危急时,女孩子驾跑车在高速上超速驾驶,故意撞车,想与男子“与尔偕亡”。但车毁人不亡,女孩子深度烧伤,生命垂危,在医院里,已经身为“老大”的男孩,自己也刚刚从病床下来,却每天陪着女孩。

女孩醒来,看见他的第一句:“你还没死?”

男孩陪笑,说:“我还要服侍你呢。”

后女孩毁容,辗转治疗,终日闷在房里,一声不吭。

后男孩事业遭到重创,又兼“相杀”女孩的伤心,染上毒瘾,几年后走到了人生尽头。

这个故事发生于二十多年前,我听到这个故事多年以后,有一次看到了女孩。

她已经从惊涛骇浪的世界中,回到了现实,在某机构做一个普通职员。兼着,忽然爱上了写诗。

谁是受害者?

严峰



今年9月16日,黑龙江警方发布一则协查通报,一李姓女子被人用胶带、布条捆绑在家中椅子上死亡。次日,她的16岁女儿陈欣然投案自首,是她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而其背后原因竟与她的一段非人的“治疗”经历有关。

陈欣然没有考上高中,整日呆在家中。后来家人还发现她似乎与一38岁女子过往甚密,并离家出走,到夜店工作。

“爱女心切”,陈欣然的父母得知山东有家“军事化管理”学校,即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可以治疗“网瘾、早恋、厌学、叛逆、离家出走、逃学、不听话”。他们决定将女儿送进去“治疗”一段时间,希望女儿能够“变好”。

事实上,这家经当地教育部门注册认可,自称“在学校内设有孔子学堂,孩子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以“心理干预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的地方,却是“人间地狱”。

在这里,“学员们”不光要在大便边上吃饭,还经常无缘无故挨打;在这里,他们不再是孩子,只是等待着被修理、规治、驯服的一群“野兽”,教官可以随意地从精神上、肉体上对其肆虐。

其间,陈欣然曾多次向家人求救,说这里有“黑幕”,可家人总以为这是孩子太叛逆,教官管教一两下,并没多大问题。

四个月后,陈欣然逃了出来。自此,她恨上了父母。

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就是这样的学校却也能堂而皇之地存在。

如果不是陈欣然弑母案件的发生让这所学校的真实“内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很难相信,在我们的身边会真有这样的人间炼狱存在。或许,当我在百度百科上看到关于这则学校的介绍,我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有着特殊教育方式,可以帮助矫正一些有过错的孩子成长的地方。或许,我也会像陈欣然的父母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会盲目地信任他们。

马尔克斯素以魔幻现实主义著称。他的小说集《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中有个短篇叫《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这个短篇讲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子开车到外地拜访亲戚,在回家途中车子抛锚。她为了打个电话给丈夫,在路边搭上一辆给一家女子精神病院押送病人的货车。至此,无论她如何哭喊“我只是想打个电话”都没人相信。

在这里,因为想逃,她被管教用管子浇过冰水、在腿部注射过“松节油”。为了让丈夫得知她的消息,她献身女看守。

可悲的是,那个深爱她的丈夫在见到她之后,竟然也相信了“她精神极度不稳定”的说法,将她抛在了这里。

从此以后,她不再抗争,她跟这里所有女病人一样,吃药、打针。她平静地接受了一切。这是典型的讲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被“驯服”的故事。

我一直以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只有在影视作品和小说里才会出现,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可是陈欣然事件告诉我们,现实远比小说更残酷。

陈欣然只是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在生活中,像陈欣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成绩不好,不想上学,他们因为早恋,因为逃学,便被家人当成逆子,殴打、谩骂,有的父母在对孩子“失望”之下,便以爱的名义,“病急乱投医”般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投进类似这样的魔鬼学院,希望孩子能在这里得到驯化。

结果是,送进这所学校的人,不是被彻底驯服,就是像陈欣然一样,人性彻底扭曲。

玛利亚没有逃出来,结果变成了一个让吃药就吃药,让打针就打针的“疯子”。

陈欣然逃了出来,但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叛逆的孩子,而是一个被仇恨充满内心的人。

在我们同情陈欣然的母亲的同时,是否该反思一下,这是谁之过?那些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孩子,他们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鲁迅的城市

姜泓冰



还有4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相比三周前的鲁迅诞辰纪念日,希望这会是一个有更多人铭记的大日子。

信息时代太热闹太琐碎,时尚风景与时髦人物奋力地踮脚搔手以求出人头地。鲁迅的作品已经渐次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出了大半,对于多数80、90后,这个名字只代表着遥远、怪趣和难解,形象扁平,他们大约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期,这个矮小“大叔”曾刻下多么深、多么鲜活的痕迹,以至于总有男生模仿他的行止与文风,也总有女生遗憾不能生于他的时代。

中国人会忘记鲁迅吗?不大可能,毕竟这是个近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演变影响甚巨的名字,不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现代历史中间,都不可能不保留他的篇章。然而,书写在历史章节或风干在博物馆展柜,与存活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中国的文化建构中间,待遇或相近,意义则相去甚远。于鲁迅,前者恐怕只能换来刻薄与自嘲,后者才算是一点欣慰。

上海曾是鲁迅的城市。然而不知有多久了,我们甚少想到这一点,更少有人为此而带着自豪、景仰乃至沉思自省。虹口区大陆新村的鲁迅旧居,至今还保持着平和家常的环境,虽然已不是旧窑文人的“且介亭”,却也只是上海最常见的石库门房屋,有今天的上海人家自在生活着的里弄,走到最底的一间,按响门铃,仿佛就会有许广平或其他在文学史里看熟了名字的常客探身来应答和开门。

沿着山阴路往前走几步,转个弯,在一家银行的二楼上,藏着曾多次为鲁

迅提供庇护、成为他晚年对外联络重要地点的内山书店;穿过四川北路,紧走几步,就是鲁迅1927年初到上海时居住的景云里和当年“左联”旧址所在的多伦路文化街。虽然像上海其他几条著名街巷一样,都是按照上世纪20、30年代风貌来走复古路线,或许因为近二十年来人们普遍对“文学”和鲁迅派“名人”并不感冒,多伦路从未像新天地、田子坊、衡山路一样成为新时代的上海文化和商业地标,除了常见婚纱摄影和年轻男女拍写真外,在老咖啡馆、小花园和弹路路背景下,还能依稀辨认出鲁迅当年匆促走过去的身影。

以当年经常散步的虹口公园为身后栖息地,想必会是鲁迅所愿。公园一角,是鲁迅纪念馆,据说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名人纪念馆,里面的文物征集和展示很花心思,但平日去,参观的国内游客总不多。作为上海的群众文艺活动活跃地带,偌大鲁迅公园每天从早到晚都算得上人流熙攘,各种合唱练习、乐器演奏、打拳、跳舞健身的声音喧闹闹热。然而再拥再挤,人们似乎都不会到鲁迅铜像和墓前来活动吵闹;只消转个弯,你就能置身于一个完整的肃穆空间——这样的细节,似乎又能见出人心的向背与城市的精神记忆,让人快慰,且怀了希望。

有人将鲁迅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认为鲁迅是单枪匹马,一篇篇写出了影响力。80年来,经历过“神化”与“撤离”,也许至今我们仍未能真正读懂他的深刻和悲悯,对他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性和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有足够的了解和珍视。

作为普通后辈,至少,我们可以去走一走鲁迅的路。愿他能陪我们这个民族、这座城市走更远的路。